

卷十二

藝文志

疏序

碑記

詩

雜著

德平縣續志

第四冊

德平縣續志卷之十二

藝文志

儒者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古典淪缺渾噩之辭邈矣文自漢魏而降詩自元白諸公後風雅漸湮尙論往哲已憂憂乎其難之况求備於晚近哉雖然式先訓而昭來茲省風謠而審好尙太史所有事也德平雖非名區人文亦不乏其選博考往籍搜羅舊聞其有關政教風土者備錄之俾資觀感倘謂采春華而忘秋實非著述者意也作藝文志

疏

酌財賦以裕國用疏

朱長泰 邑人戶部主事

題爲酌財賦以裕國用事竊惟財賦爲國家之血脉從古帝王未嘗諱言之然而歷代相禪因時制宜立法不無變通率皆不溢乎什一之經者誠以量入爲出故取民有制而無匱乏之憂也先賢之言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今日之財賦不患生者之不衆而患食者之不寡不患爲者之不疾而患用者之不舒皇上御極以來一切錢糧有蠲三蠲半及災傷地方全免之旨其所以軫念邦本殷求民瘼者不啻登水火之赤子而衽席置之也屬者以小醜未靖六師繁興而芻蕘糗

糧每足動大司農蒿目之憂者豈真節省在民則匱乏在官搜括無術則度支不給與夫度支之不給則病誠在官矣病既在官而官不肯以公相殉也因而追呼以救之則其病又似移之于民至病在民而民不肯以命相殉也因而奸宄以避之則其病實乃移于國揆厥由來莫不始于重賦中于民窮而終于盜賊然則重賦如鳩酒漏脯雖當大飢大渴其爲不可飲食之物也明矣故臣愚以爲經常額賦雖無旦夕之功而可爲長久之計雖非增加之謀而必無潰決之端也若夫賦役之所當急講者如江南蘇松諸郡節年拖欠不下數百萬下旣不在民間上復不歸國用其中侵漁冒借種種弊端諸如亂絲卽此推之天

下之爲蘇松者不知其凡幾矣釐而剔之庸可緩乎此外如歲漕鹽茨茶馬關權諸法亦皆佐我國家之食用者兌運有規歲銷有規私販有禁豪右之姦撓有禁申飭而力行之非欲求增溢于額例之外亦止求無弊于額例之中耳夫然後酌時勢之宜罷不急之務其有設防地方先亂而後已輯者則宿兵可調而征也其有土茨樸陋草創而猶未備者則土木可緩而俟也以至顏料用之以備丹堊蠟茶用之以備資材凡無關於軍國大計者無不可改而折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一切暫停俟粵滇底定之後財力日積次第舉行此非安于固陋實亦一時權宜之計耳譬之善持家道者富者知節則益其富貧者知節則

亦可以至于富總之于量入爲出之道得焉耳臣請皇上嚴綸切諭勅各省撫按務使錢穀弊竇釐然一清則一郡一縣不紊錙銖積天下而計之其足濟我國家之急需者蓋不知凡几鉅萬矣再請嚴勅申諭權鹽茶馬諸員加意關防務使胥吏知法確守清規不致有漏稅縱私等弊則一商一賈所輸皆歸公需總而計之又不知其凡几鉅萬矣更請勅下六曹各議所屬應緩者緩之再使咨行撫按各查地方或有因仍舊規可裁而未裁者或有規便一時可暫而不必久者俱行斟酌入告雖一時所省无凡積天下而計之且不知其凡几鉅萬矣如是則生者無涯而用者有限其于國家之用豈有不濟者乎

陳荒政以弭盜源疏

朱長泰

題爲備陳荒政以弭盜源事臣聞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自古帝王所以宵旰不遑汲汲圖維者唯是啼饑號寒之衆謀其朝夕則議勞來于今日而足食之道不可不急講也日者天災溇至南方苦於旱北方苦于水萬口磬磬流離載道其愚者引咎天災付之莫可如何之勢間有一二黠悍不以義命自安者得無如昔人所云吏不知恤美兵潢池之說乎且向來冀徐青衮之間獻聚多人大兵所指其間伏法者固多而勢迫來歸宥置法外者亦復不少若輩以眈眈之雄暫爲勢屈獐音雖化鷹眼猶存狼牙即弭狼心尙在當其飽暖無事尙思一逞願置此朝不

謀夕之地必其不萌故態以苟延須臾之命乎故議者以止盜莫要于救荒而臣愚則以救荒莫先于察吏年來皇恩浩大一切逋課蠲除有詔矣而州邑不肖之吏借當宁之廣恩爲潤篋之便計黃封雖下白紙猶催奇贏之夫腹無半粟手足猶繫桁楊皇上之言曰小民保若赤子也而彼且疾之若讎皇上之言曰苛賦慘于猛虎也而彼且居之爲貨是蠲者止成傳播之文而受者徒切畫餅之望耳是與于驅民爲盜者也又儲穀儲錢之令行之郡縣者已久積數年而計之則賑之法未始不可行也而不肖者借飢寒之衆以自實其囊橐聽胥吏之姦以巧飾其文移考紙上之星秤曰千曰百而入於貧民之手者曾未銖

未兩也計筆底之米粟曰斛曰石而寔于貧民之腹者曾未升
未合也而撫按監司又各憑其文移所報而置不復問是賑者
無下濟之寔而足爲中飽之資耳是又與于聽民爲盜者也又
其甚者蠲賑雖行而狗鼠或有未靖勢不得不從事緝之有司
居心不淨垂涎于殷富之家居爲奇貨一有可乘無所不至或
以其迫于賊威獻以一飯也則以窩之名加之或以其近于賊
居素係瓜果也則以親之號脇之而且捕役因之爲姦投石含
沙禽賊以意旨又從中而染逮之殷富之家一爲所中勢不至
蕩析離居不止棲泊無所因而附賊勢所難免竊恐緝捕之設
期于安民而反以害民意在戢盜而反以驅民爲盜也臣請嚴

綸勅下撫按使飭行州縣務各寔心任事奉蠲奉賑者期予民以寔惠勿徒冒以空文而又嚴行保甲之法使民間自相稽核復責監司人各密行所屬州縣訪問村落愚民其奉行維謹者註上考其有故事奉之或借以行私者不時揭報撫按即以白簡上聞若監使不報而撫按或親行密訪與別有所聞發覺之後即以賄縱罪監司諸監司不爲從井救人之事而有司之不肖者無所容其姦矣如是則民賊旣去而民之爲賊者亦因以漸息此澄源端本之計所謂賢于勝兵三千者也如蒙聖明採納困憊之民萬萬幸甚

序

送學訓侯君擢高密掌教序

葛守禮

代邑令唐公作

予昔見鑄金者欲其金有所肖則先爲範模以注之旣而金流復凝卽而視之未始不儼然肖也乃深羨制金者之智臣俄恍然悟曰此不獨可施之於金殆化人之道也蓋金而火則流人而習則移湍水東西之勢皆不可不端其模範以爲之所昔人云風俗之厚者在上而不在下教化之機在己而不在人任風教者苟欲以化人塞責而不於身乎取之吾見其未矣顏淵矢力于步趨奔逸之間而去孔子無幾亦孔子善鑄之所成也學者莫如顏淵萬世誦法孔子古道今行寧非通禮哉吾旣信其

說之不誣鄉薦而筮仕即以風教于洛而昔有所見者徵以身親見之是以洛士吾與有鑄焉凡以強勉于模範也既遷觀諸郡模不模範不範者不少及至平昌復得司訓侯君理之其道與吾見相倣每語吾曰有刀者礪諸有王者錯諸教其莫辭也然教行之上也言之次也螺贏之祝螟蛉惟其類也余觀其行溫良樂易恭敬通明彝倫之事無毫髮爽非所謂純懿者乎其不苟于模範固如此宜有以自負也而門下之遊始而疑其迂中而近其薰終而歡然樂其育德者成材者達私淑艾者正君子之教兼而有之余兩值計察皆以是爲當事道于今擢高密掌教矣然桃李更新而化雨如舊文旆高揚英才聚樂鑄鳴于

平昌者安知不移鳴于高密乎理之誠質契於古聖人之教無
言之微旨但幸諸士勿謂其何述也習仰德音偶當分袂東西
不可爲情故于其別餞以酒而重以教宜始末之敘

德平縣志

濟南城內芙蓉街路西

德平縣志序

季東魯

邑故有志創於趙龍窩先生遡柔兆執徐迄今已五十年往矣蒞茲土者無慮數十易其間錯注調停雖同歸于維風起弊而事以時更法因人異試就今之所張設質諸故乘中蓋十無一二合也觀風者即欲按籍問因革所由其奚從焉大梁王公以良史之才官符德邑每慨文獻無徵屬以治定功成臥獲多暇爰取舊帙一訂正之書成且付剞劂余得而卒業見其綜括詳明體裁簡當一切脂澤冗蔓無關利病語悉爲芟薙而宏綱衆目燦若數一二辨黑白者故披疆域則幅幘具在閱丁徭則登耗不爽考建置則沿革若列眉稽官師則淑慝如指掌揭科選

則百代之人物斯彰標節孝則潛德之清芬可挹若名賢制作閭里風尚以至災異品彙亦蒐遮不遺所謂其事核其體直誠一邑成書百世信史矣然以余觀于古昔列國有史所以勸媿懲惡彰往規來春秋檮杌靡非是物豈徒區區垂空文存故事已哉語曰趾欲固視故步是典告成不第繼宰吾邑者用以起治功飭風教裒益張弛厥有成憲凡我士民且相與觀摩競奮以偕之大道而躋諸雍熙然則是編也袞鉞著龜儼然在斯信今啓後豈云小補噫嘻我公之雅志是舉其用意良深且遠矣余不文聊僭數言于簡端以竣諸來者併竊取于附驥之義云
昔萬曆丙午孟秋之吉

頌含山邑侯般水朱公德政序

龔鼎孳

禮部尙書

劉忠宣嘗語人願爲民牧一方不願復擁書木天中秘厥後職
樞密大節耿耿史稱其明識治體如賈長沙通達國事如陸敬
輿剛正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孝肅忠誠懇切如司馬
君實蓋士當窮困橫經布席心頌口譚異得一當使民歌女忭
士祝農歸此則大丈夫得志于時者之所爲也余泐去龍亢僅
百里其間山川風俗土物官民之蹟余得而晰之曩者黃巾歲
躡蚺蠃夜飛強藩秣馬勵兵芻飼牧圉之檄雷霆俱下含之民
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望賢司牧過于望歲興朝定鼎侯奉尹
士怡氣深衣訥然如不出口而一清宿弊譬諸鳩鵲帶傷扶老

沃以壺漿鬱然頓起譬彼酷日焦釜鑠礪降此霖潦羣生嗷嗷
大江以北隸卒如豺虎鮮衣怒馬馳突郵壞奉以勾攝動以百
千計小民遇諸塗重足怛息以過侯至一切屏去有事即大榜
原書某人限某日至頌者當期兩造俱備侍役者尙不知爲何
事向時隸卒衣馬悉付市肆米家矣含之城僅可蔽屋女墻之
內不能立介士侯至增益築壘垣墉固好客春銅山嘯聚一日
而破居巢再日而破無爲軍猖獗之勢鳳湧雲聚距含才五十
里居民惶惑莫知所措侯立標置漏頃刻之間介冑登埤賊聞
方觀望趨起侯已密募勇士挾羽夜行所請大兵是日即過城
下殲渠殆盡侯惠及民父老供侯羊酒侯受之無異也時方嚴

冬客兵萬人經城而西居民以行李不供是惧侯曰無畏也即
出所受羊數百蹄酒百斛詣營享士士大喜過望摠戎者戒三
軍無動含一草一粟荊州竹木俱無枉才太真傘屐皆有布署
弘慈勇略又何其並集于侯之一身也侯明可鑒髮奇寃異狀
摘伏如神譙浦江六十數郡邑不遠數百里奔訴無虛日牘辭
盈案燭炬未終輒剖決無留獄侯東齊名族王大父以孝廉起
家累世科名侯年方壯成進士名噪海內然性深謹朔望集諸
生溫然相接必告以立身修己設誠致行之義諸生以文字進
見者校讐工苦字櫛句比如嚴師指授不倦江淮之俗諸直指
授符使過驛索馬張弓露矢沐冠虎噬稍不如意口刺刺不休

侯照符給與絕不假顏色若輩亦斂威屏息假途他邑三年之間才數十輩過或匝月不雨農將失望侯方召羽人奏青祠甘澍隨禱如是者且三歲偃僂汚邪滿箱滿車侯性嚴儉山谷之民慮侯無薪也會以樛棘貢腴澤之民慮侯無糴也會以米穀貢侯視微笑輒屏去不受日市蔬蔬數盂耳含之官舍撤于兵燹鳥啼鼠穴十餘年所侯鳩工庀事某宜役畚插某宜司築壘經營初定闔邑贏糧勸事不日告竣今以是月朔日侯登堂治政含之紳士郵書龔子龔子聞而喜曰是吾含邑之侯也是其山川風俗土物官民余德而晰之之邑也是欲爲民牧以舒其志者也是明識治體如長沙者也是通達國事如敬輿者也是

剛正不阿廉潔不私如長孺孝肅者也是忠誠懇切如司馬君
實者也爲余致意含侯侯之廉善諸繡衣交章薦剡晝夜走長
安道上盛名赫奕都下更僕屈指又何能盡爲約略其數事如
此以當余所爇一瓣香也

郭張氏節孝旌表序

王炳輝 邑舉人

自來閨闈獨抱堅貞之志則國家特頒旌表之文所以維世勵俗者意美法良尙已然祇非苦節自矢已也是必于孝親訓子賢淑慈善諸大端一一無虧然後經族戚鄉黨儒彥紳耆之稟請而始得註冊旌門炳彪丹青也吾邑素敦氣誼其心松柏而節竹筠者固不乏人而求其事實礪鑿內外無間者則城西北呂家邨郭張氏其尤著矣氏邑處士玉嶺公女歲十七歸郭君德祿氏年二十三歲夫亡身無所出有欲奪其志者而氏不爲衆議所搖其矢志堅貞也有然姑病瘡氏湯藥必親爲之衣不解帶者四十餘日翁姑亡後依叔父母同居孀母多病諸弟衣

履之需無不爲孀母分勞其克盡孝也有然與叔父母同居三十餘年妯娌行中無口角之事至家度摻作以身先之其秉性淑和也有然身無所出以兄室子興邦爲嗣興邦年幼隨叔繼汾就外傳求學氏每以刻苦自勵爲誡子及弟少有怠荒之舉氏則嚴詞督責至于泣下興邦壯就商業人極謙抑繼汾通明國學望重一方皆幼時受氏督責之益父母故後由氏主持家政于子侄輩力戒奢靡其善撫子弟也有然氏姓篤厚凡遇鄉里之顛連者罔不周恤之其作事慈善也有然若此者可謂操潔德純矣氏弟繼汾受業于弭先生博泉弭先生現充勸學所員長有維世勵俗之責因邀同各機關職員及邑中紳耆以事

稟明于周縣長如例詳請旌表縣長遂題匾額一方曰巾幗完
人併蒙大總統黎賜予節勵冰霜匾額徽章等因囑余作賢媛
歷史爲維世勵俗表余乃不揣謏陋據其事實而叙之如右中
華民國五年十月

碑記

重修文廟碑記

葛守禮

余少遊邑庠觀我先師廟古貌危形間納風日而其間棟宇幹
固簷角飛翼尙有足以識當年傑構因拂碑藓閱其鼎建蓋在
元大德間達魯花赤德斯縣尹閣士安嘅曰口朝口人式崇文
事鄭重斯役夫子之功在天地道在人心無已時哉入我朝來
所當加意奚啻如舊而致有今日者獨何歟及讀宣德宏治間
懷遠年恭定公富平李公修學記蓋自重門兩廡齋堂講舍疊
更建置至於聖廟特葺之時則舊貫可仍而意新構之不足以
加也孰謂歷年累百疊置者傾圮略盡而廟尙大德乎夫入清

廟者肅過墟里者嗟不飭于工視其肆矣忽於神何有於民官政士氣可並觀知敝也久矣嘉靖辛丑余在儀部適邑侯新鄭楊公被簡命聊試晤言公曰興學吾志也及履任始謁先師諭于衆曰維茲敝宇何以稱崇祀祀不虔何以官是宜亟圖迺鳩羣材飭工役撤而新之不數月告成臺殿巍然廡亦峻列櫺星舊逼城市退置而敞其前一時廟貌足稱宏偉春秋享祀對越有嚴楊公之政可以觀矣吾士駿奔其中得無氣與俱興思有可致乎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王謹庠序之教曰申孝弟思于是胥興于是則不負朝家學祀夫子之意而楊公之政益可觀矣旣落成掌教朱公馳簡白余謂不可無記余

既樂聞而尤不能無望于同志也乃爲之記

明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戶禮刑三部尙書贈太子

太保諡端肅與川葛公墓表

申時行 大學士

今海內名公卿以清方篤亮著稱三朝完節令終者則余所覩
御史大夫葛公其人云公諱守禮字與立別號與川山東德平
人也弱冠舉嘉靖戊子第一己丑成進士授彰德府推官治獄
寬平引大體持重人無敢以私撓者分巡嘗獲盜盜株引富人
士族甚衆公一訊具得其情盡釋之忤分巡意則短於巡按御
史御史取藩府獄試公立決乃愈益推服更薦公召試臺省以
年未三十授兵部職方主事守山海關至則修舉諸法制未備

者朝鮮使致國王餽公以封疆臣無私交固謝却之貢夷數闌出禁物公譏察如今有緹騎倚徼巡橫索關吏公竟按之自是關內外肅如也已丁外艱服闋銓司再引公公拒之再遂補授祠祭主事遷主客員外郎儀制郎中時王府多越法有所求請公輒按令甲拒之或遣賂遺至公則不敢犯曰無奈葛郎中執法何也由是公名重京師轉河南提學副使則以身爲範謹公令厲才賢中州士斌斌多顯者又以歸德夏邑當達道盜所出沒言于撫臺疏請升歸德爲府已而參政山西轉按察使爲陝西左右布政使境內皆有藩封故嘗藏亡命爲奸及構訟不決者聞公令下皆斂戢晉府度田太原寧武間民以爲豪奪已產

相與鬪變公罪其首惡令民得田其中吏以時徵稅輸之府爭
遂息秦府占民田爲牧地公告以晉事卒歸之民嘗以左使入
覲吏請括庫羨治橐中裝曰例也公叱去令籍之官垂橐入都
一無所餽有小吏誤署老疾公詣部白之太宰詫曰藩司自署
其考而自忘耶公謝曰屬吏皆從郡考初不識何狀旣見而非
故白之此自布政錯耳小吏何罪太宰嘆曰至吏部乃肯認錯
今無其人亟稱之無何轉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首均賦役飭
武備抑豪右恤閭左獎廉除貧而躬以清約爲率久之召拜戶
部右侍郎督餉宣大山西條畫儲餉便宜多見采納改吏部右
侍郎尋轉左歷四年三攝部事所引拔多淹滯不問資格惟其

才試吏一如故事不以貴勢干謁有所軒輕時服其公陞南禮部尚書會地震察九卿當事者有憾於公勒致隆慶改元召爲戶部尚書疏請勸農事興錢法修租庸令調停國計合時宜而止會覃恩大賚邊軍或言士伍多空籍宜因給賞汰之費太省公爭言此朝廷曠恩而用刻覈從事是以數萬金賈九邊怨也議乃止曲阜令不辦或請罷世職更用選人公曰此祖宗崇報先師之至意今孔氏非乏人不擇人而更制也不可其持大體類如此太夫人春秋高公乞歸養終制起刑部尚書尋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先後上疏請講明律例禁有事淫刑振綱記厚風俗申飭御史按部憲體及以官箴士節規切新進詔皆

允行之四方爰書幅輳常日夜檢閱多所評駁必求中情法乃已凡再領中外大計品騰精當會上親獎廉能吏逮治諸貪殘者吏治烝烝不至於奸公贊勦有力焉公初以二品考滿有羊酒寶鏹之賜及是再疏引年優詔諭留之比再考固乞骸骨疏四上乃得允詔加太子少保賜乘傳歸令有司致月廩輿隸自嘉隆以來九卿得謝事蒙被眷渥者僅見公士論榮之公歸愈年大臣會薦冢宰猶以公名上無何病卒訃聞上輟視朝贈太子太保謚端肅命給祭葬如例乃以七年十一月十八日葬于香里西鬲津河之陽于是公之冢孫戶部郎昕鄉進士曦來屬余表諸墓公隱行在家庭德誼在閭里宦績在海內多不能殫

述而余竊侍公同朝則觀公立朝大者當其夙業競競進止有恒度事上最謹而不蘄爲恭稱國事否徐以數言折群議屹然中立不與衆頹仰不蘄爲直敝衣蔬食自尊貴弗改取予不苟一介不蘄爲潔攬止足之分進退綽然不蘄爲高蓋居廷如其家衆如其獨設言如其行無矯矯察察之譽而以師表人倫典刑邦國若敦彝嶽鎮人人知欽而重之古所謂大臣者非歟余故論著之使刻諸隧曰是惟御史大夫葛公之墓後有考者其在于斯他如世系姻屬生卒月日語在誌中不具載

明太子少保戶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諡恭定原任德平縣

訓導大有年公神道碑

節文

李賢 大學士

年公諱富字大有初姓嚴洪武初附籍訛爲年遂因之舉鄉試爲德平訓導興學育才士論歸之以最擢吏科給事中兼署刑科糾正違失務存大體宣德己卯吏部擬光祿少卿章皇帝欲大用之特留不下久之陞陝西右參政周歷郡縣察民疾苦興學勸農尤嫉贓吏時邊儲多空乏朝廷屬公總之公量地遠近以收之定其徵科謹其出入邊廩以實而民不告勞正統甲子陞河南右布政使流民十數萬聚南陽陳州間剽掠爲患公撫定之悉爲民己巳轉左布政使也先入寇道阻餉絕命公督糧入萬石以餉邊邊將上其功拜左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招亡撫存革科擾廣屯糧軍功冒濫者悉覈正之天順改元守將石彪

以危事中公逮繫京師免官尋起爲南京兵部右侍郎轉戶部
巡撫山東改左副都御史四年召爲戶部尙書公益恚懋不懈
以國計爲己任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八年以陝西連歲用兵
而督餉者多非其人乃薦方面大臣楊璿余子俊等可用吏部
以爲侵官公上疏極論薦賢爲國之道且乞致仕不許忽遘疾
卒上輟視朝年七十公爲人剛方廉靜言不輕發遇事敢爲臨
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爲時推重卒之日朝野惜之

明陝西按察使司按察使原任德平縣知縣執甫袁公德

政碑記

于鯨 監察御史

袁公來尹德平時隆慶之五年也越一歲召入爲戶部尙書郎

已自戶部移兵部又自兵部陟光祿寺丞蓋去邑者凡數年矣而邑中父老若子弟猶思之不置也則相率樹碑邑門下以圖永永今御史大夫葛公其邑人也乃進鯨謂之曰余以瑩臣得與冢宰兩主大計每通校海內中丞御史之章以及監司郡太守之奏對一時令褻然稱異等者大都民喁喁稱良焉至於循名覈寔則猶未敢盡信之如目所睹於袁君者也爾其識之嗟嗟茲邑中父老若子弟所以滋久不忘公者耶德平壤旣薄而又積蠹里中豪多通胥吏爲奸利田畝橫阡陌而賦不入徵籍編民加累寔甚矣公至廉得其情因下令使自白曰令跡非能遍邱畝而神可以照窮簷即欺令適自斃耳邑中豪因悉自出

白焉一時清者數十百畝民于是時稍轉甦無復豪強坐累之憂往歲徵科宿奸恣漁獵而令不問也使者按部一窮詰則有失察課累之責者亦數年械繫纍纍而載道矣公謂恣意在耳目之前而患在數年之後奈何以鞭笞禁乎一切徵賦令民悉自輸宿奸不得與焉其他負責吏數所者劑量貧富各收其所能償蓋謐然爲之不苟而夙辦不踰月報課諸司諸司咸驚且喜曰今安得善催科若此治蠹者易震蕩而監司之所稱蓋不擾也民困稍稍紓公務在休養之有事境上供億轉置送迎舊一以委里甲日輒費十餘金重若無卹公始取正賦之美使度支在官什器儲禡得轉相爲用焉數十年敝政一朝嘉與百姓

日新邑不重困暇日進諸生與之發明大誼邑自是稱文學二
三子得以經明行修翩翩偕計於有司閭閻則爲約束戒令以
修舉轡軒之教三老教孝弟力田其若于訓則以扁額旌之或
親加慰諭賜以粟帛不然即微知之則大懲其甚者而邑中凜
凜矣公性雖敦大而政甚敕備無論耳目之下即前令所廢不
理者公慮必及焉曰鄴令引漳水以溉田不憚拮据之勞吾即
不能興利利吾民奈何辭鞅掌而使政墜不理乎邑一時多所
修舉即祠宇館舍無不煥然改觀而過者知其政矣使者按部
羣吏必以公爲首稱而最書隨焉近者視而效之遠者面而法
之無不內遜居下風至於歌頌貌祠恍如桐鄉之于朱邑則公

何意于民而以誠孚之耳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
觀于德平之民非耶先民之言水也載舟亦覆舟民猶水也撫
之則思思則懷懷則去而思拂之則怨怨則讟讟則懼其去弗
速也蓋昔者南國之思召公也愛其樹而不忍傷故其詩曰蔽
芾甘棠勿剪勿敗夫樹猶愛矧曰其人或者謂聖賢迹迹教道
陵夷民志不純化理乃窒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碑而誌之
非以慰諸父老之思嗣吏于斯者得所攬觀矣公名弘德字執
甫廣平之曲周人隆慶戊辰進士與不佞同年舉者也銘曰漳
浴之匯哲人掘起入對大廷出宰百里公始蒞止霓望方殷乃
第邱畝欺謾是甄已則神明民斯赤子撫字心勞父母孔邇政

爲良吏教則良師田疇子弟植之訓之疆禦顛連戴仁服義民
風士習不偏以陂顧茲令德寔懷我人奪我父母曷尊曷親九
罇有歌公歸無所稱最銓階揚績當宁黼黻中朝其忘東土蔽
芾甘棠受天之祐不朽者仁以報召父

平昌高振邦墓碑記

吳香雲 邑歲貢

且人生之品詣可于嗜好徵之嗜好之雅俗即品詣之高下見
焉如世伯振邦高公者幼時家綦貧而性最慧其事親也孝其
事兄也恭迨其遊京都也寄跡託陶朱之業交遊高晏子之風
其擇術伊始未嘗習屑于負販之事凡所籌筆墨硯皆極精良
蘇子美所稱人生第一快事而公寔所好之彼一時往顧者皆

文人學士而市井一毫不染焉則公之胸懷固超然遠矣今歲春公之令嗣恒齡恒珮以勒見示且屬爲記余竊卽其嗜好之雅以覘其品詣之高而諛墓之浮詞概不敢取爰寔錄焉以爲記

清拔貢生篤中朱公墓誌銘

朱履慶

造物之困文士者二一曰貧一曰病均一困也而病之爲累乃似更甚于貧蓋貧者士之常士卽不遇于時能受命者猶足甘澹泊以享餘年若夫病一集身却之不能忍之不得雖知命之士卒無術以堪其苦或使之牽纏歲月而不愈或竟使之抱才賚志以早世由斯言之貧病之困人孰甚孰不甚哉居嘗念此

輒爲慨然今不幸遭我從兄篤中君之喪益信斯說之不謬也
君姓朱氏諱履恭字篤中先伯父郡丞公季子也伯父四子長
六吉君履謙次敬中君履讓次敏中君履遜君齒最少而賦性
最穎成童時隨伯父宦廬江始課以文卽岸然作驚人語伯父
異之謂當是繼述大器越歲旋里與慶同硯席而文日以迨上
間以日課質先君文慤先生先君復異之一如伯父旨歲己亥
擬就童試而值伯父卒官之變君秉質文弱加以孺慕號痛漸
中勞勩傷膏肓之崇遂兆于斯服旣闋出試童子塲數遭擯斥
轉落莫無聊時戚婭族黨處處爲劉蕢屈也會邑宰徐公以科
試彙邑童獲君卷首擢之比與道試乃得從博士稱弟子戚族

中復爲慰藉咸以爲昕夕決飛騰然夙病時作作必浹旬雖餼食館堂文戰棘院迄未嘗一日健爽云壬戌之夏伯母王宜人考終內寢君悼怙恃之兩失哀毀逾常度比至禫服而夙症且委頓是時成均乏人詔選州邑髦俊充貢以備秋試君病不欲往旣以勸駕言勉赴其役試義精湛見賞于督學宮宗衮先生名列濟南榜之第四聞報後戚族傳慰益決飛騰于昕夕君則欲然悽然反似鬱邑于中者蓋隱憾辟雍小就辜父叔髫年大器望又病體羸瘠慮終不克步父叔武也迨入國學謁監師試文課竣事歸來愈奄憊不自支刀圭饘粥相間遞進几牕之畔不復見洛生吟惟日聞病夫呻矣顧君病彌篤而孝思彌切時

念罔極深痛兩親之未葬因于庚午仲冬從敏中君扶病以襄
大事伏塊拮据臨穴號泣至珠丘就築而後返時則戚婭族黨
更人人推賈會孝也君自少艱於子息既厝先柩轉憂後嗣每
當起居動止扶杖覆衾時輒嘆膝下無人以是悲緒牽縈積疴
轉劇壬申夏仲方議取昆仲子繼君祚胤乃伯道之痛方殷黔
婁之被遽覆陡涉危症抱恨窮泉矣吁嗟嗟乎悲哉君爲人器
宇深靜風度間冷竟日相對都不見疾言厲色乃至援筆爲文
則精思壯采一往莫禦覺字裏行間具有光焰之不容掩以故
戚婭族黨舉推爲科第長才所惜命之不猶生遭造物之忌自
童試以至俊升無時不棲息藥椀繩床之間又若恐其力疾之

終足以自顯也俾之年未知非溘然長逝則造物之困人與人
之受困于造物至君爲已甚矣薄少君之哭沈君烈也曰場中
無命莫論文有鬼能遮秉鑑人却怪君文遮不得故將奇疾殺
君身譖其君之謂歟君生于順治甲申之仲春望有四日卒于
康熙壬申之季秋望八日中間應童試者五應歲試者三應科
試者二試遺才選貢者各一積之得年四十有九元配王慶舅
商河諸生宗祥公女繼配陳邑諸生爾讓公女嗣子繩祚本敬
中君仲子係君沒後入繼以奉君祀者女一適邑諸生吳偉茲
筮于季冬月朔十日啓窆于盤河岸之荒阡敏中君以病屬慶
爲銘言窈念慶之于君於序爲從昆弟而又生同甲幼同學長

同挫抑于場屋轆軻百狀靡弗同者其微不同則君終始于病慶始終于貧差有甚不甚之別耳然君之病者已死造物已無術以困君慶之貧者又未嘗不病病矣而又不使之遽死以逃其困則其受造物之困正未知何日已也慶不銘君孰宜銘君者銘曰不銘于人而銘于其弟焉明乎慶之宜爲君弟也何居乎宜爲弟謂所賦所遭之適相契也賦與遭之相契者何同庚同學復同被造物之厲也於戲弟後死而銘其兄異日而誰則銘其弟之逝也

太學生張公墓碣銘

李寬達

公諱翠霖字潤生幼而倜儻傲岸志氣不凡年甫弱冠之京師

爲太學生欲以吏員出身旣而與顯者遊知仕路跼尾反不若
溷跡市肆之爲愈也於焉偕伯兄澤田公持籌有無權衡子母
效計然自主之術不以貨殖爲嫌要之慷慨磊落率真而行與
人審然諾論是非剛正信直意無苟合處伯仲則怡怡訥訥然
公又姿性開明同商遇疑難事率皆待之而決公則風發泉湧
井畫刃斷料當可否成敗不可易街巷貧窶困頓游客有所句
求識與不識輒解囊而予無恡色是以都門下無不知公名者
戊辰歲捻匪擾河北公乘傳來家迨賊氛靖後忽遘沈疴一臥
不起鄉里耄孺相與哭失聲都門之友訃聞莫不椎胸蹈足揮
涕而情難已以爲斯人也何乃年壽不永也將所謂善人之報

安在耶於戲亦可謂庶幾耳矣公生於道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距卒於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年僅四十三耳無子幼鞠猶子文華遂以爲嗣文華又早世兄澤田復以己孫庭蘭爲之嗣孫噫公之歿三十有三年矣庭蘭追念公之義行芳徽懼久而就湮以故詢之祖母閤孺人與族之父老具行狀乞余爲銘夫庭蘭之用心孝且篤矣烏可以不銘也銘曰

生不竟其年歿而名無止背邑郭之南懷仁鄉之原茲維潤生張公之室旣吉且安以昌其後之人

處士賈公玉華墓誌銘

高麟臺邑優廩生

賈公諱德潤字玉華世居德平城西西賈家閣公天姿嶷異以

家貧故幼讀一二載遂棄之京就商賈業焉先是明景泰瑯至國朝乾隆間已失傳公能規復舊物起爲之藝名振華夷但供給瑤瑯材料者僅有京中袁某一人秘其術故亦無人能通焉公後苦心思索恍然有得監製與袁某無少異然當京邸閒暇時仍嗜學讀古方書數十種淹通本草經但弗暇臨症人故尠有知之者更逐日留心時務奏議出見一善輒樂道不去口或纖毫不慊意即憤惋鬱懣時起而拍案蓋意氣慷慨天性使然也尤篤於內行父早歿事母以孝聞每歲暮歸與弟侍母側必宵深始共退其怡怡不問可知晚年居家日多課子侄以勤儉雖家道漸裕而自奉如故時好日新不爲變公眞豐歉一致者

哉玉華公歿年恩波因備述其兄生平而以誌請余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乃勉據行實以次公生於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寅時卒於光緒二十六年又八月初四日辰時享年六十一歲銘曰

不試故藝洙泗之遺奉水愉愉子道無虧友于其性姜被無私事期古處力矯波馳鑱石埋幽無忘高規

孟宜人之墓誌

邑增生 趙蘭臺

自古家庭之變動曰遭繼母不慈吁家人父子之樂幾至此而窮矣乃今孟宜人則異是宜人本思周公之令女張公澤田之繼配前室有子六人孫九人愛之如同己出飲食衣服未嘗異

視撫育教養勞瘁不辭終以家室之間雍雍睦睦長幼無違心
隣里無間言仿諸東漢之馬太后明文恪公之楊夫人不是過
矣且使兄弟怡怡同居有年不至稍有鹵終隙末之嫌人皆謂
如是淑慎正張公之德配乃竟獨葬於北塋之次細詢其故則
曰公與德配藺李宜人合葬南塋因地勢窄狹再葬無容孟宜
人卒與光緒十八年時不相及因權葬於此適其子文蔚公等
來詢於予甚以此爲遺憾予曰不然如汝親者史策中亦不多
見正宜入特立獨行之傳且事事難於兩全特表而出之適以
顯汝親之異又何傷也是爲誌

弭博泉先生墓表

郭篤禮

辛未夏弭博泉先生卒於濟南館舍公子明昇扶柩歸里高君明齋陳君鳳棲僉爲先生文章道德冠絕一時不可不表其墓於是購石興工乞余有言以紀其上余按先生諱惠溥字博泉世居德平城北之弭家莊自先生祖朝陽公務農起家父華甫公讀書游庠均以忠厚著稱先生弱冠入學食廩餼貢成均學問頗有根柢設帳授生徒一時從學者如雲後因科舉停辦先生遂入本省優級師範學校卒業後任本縣勸學所長竭力整頓全縣學風爲之不變旋膺濟南正誼中學校長鞠思敏之聘任國文教員並兼任已故旅長王峻峯之塾師濟南教育界奉先生爲泰山北斗無論識與不識言及先生均稱謂之弭老師

則其德化感人之深矣先生事親與弟聖泉友愛無間性敦厚待人以和言詞諾諾若不能出諸其口只義所不可之事則侃侃爭辨不稍曲徇以是人皆嚴憚之無敢以私干者志尙高潔食苦自甘從不乞求于人其同學如陳雪南于沐塵等先後在省任教育民政各廳長均與先生爲莫逆交從未干謁一次或有憫其清苦而遺其金者毅然力辭弗受也身後蕭條無以爲殮幸賴同學省救濟院院長陳冠弼商會會長辛鑄九力爲籌畫諸事成備始獲歸葬亦可哀矣先生嘗言作事須腳踏實地故一言一動無不根于理法跡其一生所爲殆所謂事無不可對人言者歟至於精書法善古文詩詞歌賦無不擅長則又先

生之餘緒也

郭篤禮先生墓表

徐金臺

郭子敬先生係余同年友相交莫逆故知之最悉先生爲本邑教育重心人物將二十年熱心毅力人所同欽卒以積勞致病歿於家時在民國二十一年夏歷十二月十四日也聞者識與不識莫不感歎泣下於是門生段君殿甲于君青蓮王君玉香及其至友高君明齋閻君茂青姜君星海等僉謂先生雖歿而先生之教澤事功猶在人間足爲後世風當勒石以表於墓且囑余爲文焉余按先生諱篤禮字子敬性純孝友于甚篤平生處世以肝膽照人自童年入塾習讀學問有宿慧年逾弱冠即

相繼遊庠食餼其文章器識冠絕一時得選拔後科舉即停是時新潮東漸先生迫於家計遂藉設帳於鄉者研貫中西學問清末民初以來前後被推爲本邑勸學員長第二高小校長兼教員及教育局長者共二十年先生以一腔熱血貫澈之於是乎春風滿座閣邑桃李在先生之門矣當時雖黨派分歧競爭日烈惟先生不偏不黨以坦白無私處之非不爲若輩染且有以消其私而利於公及年四十有七嚴親老矣乃毅然辭去遁居田園治家經商處理尤當井然有序與兄弟子侄更雍雍如也然時遇邑中公益或親友急難必須待先生方決者實多故其身歿之前二日猶出四十里外爲友人理喪舊犯心血過虧

舊病卒然歿世年方五十也嗚呼惜哉先生娶元配傅氏無出
續娶李氏信氏各生一子長名培鈺肄業四中天才酷肖其父
次名培鈺已入小學資秉聰穎亦如之續娶剛氏持家教子賢
而有惠天之所移善者其在斯乎

陳公諱殿勳字蓋卿墓表

王炳輝 邑舉人

世之有幹旋才者不必有果毅力有果毅力者不必有澹泊志
而吾之世執蓋卿公寔兼而有之公陳姓諱殿勳字蓋卿行一
由武生而例授五品銜本邑城西北陳家寨人也公心懷坦易
器宇光昌而又有好士癖凡士之有德望者無不虛心相結納
與吾師之午張老夫子情誼尤篤公少年入武庠弓嫻馬熟冠

軍可決同邑遊擊閻俊德嘗器重之中年被推爲紳董儲積穀築河堤修濬城池均竭蹶以任勞而秉性公正於民之不便者必力爭之爭之不得即破產捐軀而不顧其事之艱辛痛酸孺婦聞之無不油然泣下者公晚年謝絕世事恬淡自養樂與故友暢談恂恂有儒者風余少年寄讀于陳家寨公嘗到學館曾邀青視此後來往不絕更爲莫逆交故知之甚悉丙辰年余充縣農會微差公家託安民王姻兄徵文于余辭不獲已爰撮其顛末而叙之如右洪憲元年二月

閻公諱以貫碑文

王炳輝 邑舉人

自來樂善好施難而安貧適志猶難乃吾友閻公實兼而有之

公諱以貫字聖傳德平城後閭家莊人也其先祖家頗富裕公幼讀書長就商見商家虧本者助以若干金與鄉人排難者糜其若干金爲親友欠銀者墊以若干金以致商業停滯而家產凋零晚年爲本鄉信家莊信宅經理余曾赴信宅與公覲面見其性情豁達言語和平一見如故至于居家則析產讓田行路則拾物還主至今猶藉藉人口元配楊氏生男二長世徵次世徽女二是時家境困難猶紡織日勤以備入學資及至成人俱能自立公孫四曾孫三公孫昭綱從學余于研究經學館四年于茲矣己巳年余又課讀公村慶裕號昭綱狀來以徵文于余余遂援筆直書以紀實云

高公夢九墓表

嚴綏之 歷下拔貢

士君子立身行事不必具有過人之才特殊之遇方能見重于當時垂名于後世也嘉言懿行事在平易而爲世道人心所繫亦足以不朽矣德平高公諱恒齡字夢九幼年棄學就商營業于北平懿文紙店始而學習卽爲經理劉君所賞識彼時書紙各業開設琉璃廠地方常往來者半多文人學士當道鉅公所謂東壁圖書西園翰墨不是過也公以誠樸文雅交際得宜而商業因之大振公不得志于儒林而得志于貨殖歷史上可增一頁光榮考其生平事蹟推溯本原以孝友敦家風以勤儉垂庭訓親族鄉鄰間對于所求尤能慷慨資助無吝色無驕氣與

人推誠見義勇爲此之謂歟公固無赫赫之功而已昭昭在人耳目迄今緬遺徽者猶樂道之公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卒于宣統元年九月十九日享壽六十有二歲子一燦章爲地方服務多年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茲因余執管城之役請爲公紀其本末余聞而慕之如公行誼可以勵俗人心世道之所繫何可忽哉是爲記

山東民團第二路指揮趙公剿匪紀念碑 武殿楨

德平苦匪患久矣肇端於光緒宣統之交民十以後遂猖獗而不可遏人民日處驚濤駭浪中其獲免擄掠之禍者十無一二客軍蒞縣剿匪二十年殆無虛歲焉方匪之盛時軍隊曾以兩

旅之衆駐守縣境專任剿撫其結果兵至則匪散兵去則匪聚耳甚且雙方對峙徒束手而莫可誰何災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廬舍爲墟馴者遷徙流離桀者與匪同化父老昆弟疾蹙呻吟苟且以求免荼戮之禍豈冀重逢昇平之世耶幸山東民團第二路指揮趙公仁泉奉檄駐節魯北目擊黎庶之慘狀慨然以肅清匪患爲職志嘗謂暴之不除良無由安寧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也爰乃不辭勞怨痛事勦捕奸慝必鋤去惡務盡卒使巨憝授首而閭閻乂安邪僻向善而民心悅服昔之徙者歸矣昔之離者聚矣農歡於野商歌於市民氣澎湖世風丕振微趙公之威武足以勝殘德化足以移俗烏足以語斯哉甘

棠遺愛有口皆碑偉烈豐功克昭百世公之令德固不賴竹帛
貞珉而後彰亦不僅高殷疆域所愛戴但我邑民衆受恩深重
情何由伸群相爲謀藉此鑿石以示飲水思源之意略表啣環
結草之私云爾

折桂坊記

郭大瀛

折桂坊建自明宏治間爲郭公蟻建也胡爲乎爲郭公建曰以
旌表郭公爲鄉里之善人也夫以郭公之功德載在邑乘崇祀
鄉賢坊表之有無似無關公之輕重也然旌表者一而觀感者
多則儆者衆使士之擢身通顯者併可立身後之榮名風聲所
樹因之以磨鈍而勵世焉是坊表之意義不僅在表厥郭公之

宅里已也公之裔人於清嘉慶宣統間再事修葺使有明之建
築巍然長存實非以先人之官階誇耀閭里也欲後之踵公而
起者能法公之德業焉事功焉有守有爲奉公以爲圭臬焉是
建坊之意與修葺之心先後無二致也故爲之記

清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般水朱公入鄉賢呈詞

朱履慶

德平縣鄉紳葛元福李圖南等儒學廩增附生員李誠身呂洛
宗孫國權李期履馬振英于宗堯等爲公舉鄉賢事竊照誠身
等前奉憲行查訪鄉賢已議舉本邑朱宦茲復蒙檄取事實即
會同鄉紳葛元福等從公開列訪得本邑已故戶部雲南清吏

司主事朱宦諱長泰者器度雋偉經術宏通孺慕性成侍北堂而身無怠色友于夙著念在原而沒有餘思宗族播孝弟芳聲頻璧擅文學重望食餼兩序科歲試數冠其軍文戰三場鄉會闈聯拔其幟綰綬而稱令尹下邑傳仙鳧飛來構室以撫流民中澤見哀鴻還集鑑衡懸白日城社之魍魎晝逃龜鶴隔紅塵官署之苞苴夜絕民不見吏恍若枝自幹而鹿自羣吏不驚民無異翁同遊而鳥同適議豆芻則藩伯謝過判曲戍而邸主輸誠振師旅以蕩寇氛彷彿少鄉之靖渤羣建學校而崇祀典庶幾文翁之化蜀鄉撫字勞列之薦章直指表清操于南國循卓績冠乎大計銓臣匹異政於西京及膺內召而星馳羣置生祠

而尸祝召伯樹下蒼黎生棠蔭之思叔子碑前白首墜峴山之
淚乃旌廉幹晉秩民曹益秉恪恭主勸農政排同官而讞訟富
鄰之死案獲生權水務而惠商行旅之出塗稱便清估罰則輕
重允當胥役不得肆其貪檢報單則脫漏務防姦頑無所容其
蠹裂牘却私交之幣清風囊橐映冰壺捐金備起淺之舟春水
舳艫環曲岸吏曹畏戴咸云功在持籌商舶謳歌遍頌恩流主
計斯不愧牧民懿則尤所稱裕國良規矣乃者秋風甫起遽懷
松鞠之緣歸興方殷益動尊鱸之慕課耕耘於父老儼然四皓
衣冠絕踪跡於公門何事五陵裘馬然而事關井里猶復念切
興除慨苛斂之秋漕爲之請命者再四斥濫收之舊役因而感

德者百千獨其寄情迥異塵寰託跡渾如市隱踈籬對酒遙追
栗里懿徽敞甑生塵不亞萊蕪介節流觀窮鄴架賞心在宵旦
陰晴撰著滿奚囊殫精惟卦爻象繫所惜祝融爲祟餘編盡作
飛灰猶幸周易尙存數冊堪稱完璧斯又其歸林之清韻共推
爲解組之高風者也迨乎名全易箚論定蓋棺士庶衆口同詞
羣悼此貞廉素士戚友易名代諱私謚爲文愨先生迄今歷指
媿懿允謂無慚于禋祀敢陳芳行用發幽光伏乞采納公評具
申各憲倘得恩邀崇奉永垂一邑典型行將感矢存亡光賁九
原風雨激切具呈須至呈者

清提督江西通省學政按察使司僉事原任德平縣知縣

尼庵詹公入名宦呈詞

朱履慶

儒學生員葛元禧等呈爲公舉循良祈恩申請昭一邑崇祀大典慰四民報德深情事竊照盛世闡幽施法於民者必祀蒸黎懷德有功於土者必思惟思其德而久遠無忘故祀於邑而春秋不替如本邑已故知縣歷遷江西學政按察使司僉事詹父師諱惟聖者以範世之才抱仁民之志掇科名於弱冠文章重乎藝林試經濟於專城教澤周乎黨塾律身端恪笑嚬不假於羣邪秉操清貞取予務嚴夫一介捐俸而葺黌序巍峩煥奎璧之光援琴而課詩書色笑起藻芹之秀典鄉闈則青錢入選羣推歐冶鑪錘視學政而玉筍盈堦咸頌狂瀾砥柱此誠一時之

師範而多士之懿型也至於課農勸墾而禾秀春風息訟省刑而園生秋草賑饑則家室無恙不煩監門之繪圖講約則月朔有條奚啻彥方之導諭乘桑麻之隙而崇垣繕築競傳雉影齊雲施雷霆之威而秦鏡高懸曾見狐踪潛野此又萬民之頌慈母而闔邑之戴神君者矣故昔也花縣回轅羣深雨露甘棠之感豈今茲玉樓就聘可無馨香俎豆之崇伏乞本學恩師俯念下情轉申各憲載考崇祀之例置主名宦之祠俾學士仰止宮墻用慰觀型之雅望抑庶民供茲黍稷聊申報德之微忱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告邑人義助邑侯斗溪陳公文

朱履慶

康熙壬申秋茂苑陳斗溪陳夫子來宰吾平越明年而文治興
訟獄息錢穀徵收一規于輕緩向來火耗羨餘毫不以浼吾橐
蓋飄飄兩袖清風矣乃甲戌大計竟中之以墨而坐以四百金
卒罷爲城旦此邑之紳士父老所爲咨嗟嘆息作不平鳴也比
者奉文摧提俾償所坐金而後就遣於戲范萊蕪釜有魚甑有
塵耳囊豈有藏金哉夫子計無所出議將鬻器物典衣服以補
其額而涓滴不克盈溝澮也于是邑之紳士父老益爲之咨嗟
嘆息作不平鳴不置見者謂平之人厚矣其克愛吾夫子之甚
也而某不謂然蓋吾當夫子之宰平也視邑事如家事視民困
若己困艱難罔顧怨嫌不避以爲平之人拊煦整頓而出未嘗

啜平民一節入未嘗取平民一錢卒以囊篋空虛故坐此不考
此豈夙有負于平者而平之紳士父老顧徒咨嗟嘆息作不平
鳴而卒無一人爲之益錙銖以助完此逋也或謂夫子持己介
操行廉其德惠吾平初不望報是固然已然亦念兩年恩施誰
予之兩年渥澤誰被之豈以夫子之不望報也即不爲之益錙
銖以助完此逋而徒咨嗟嘆息作不平鳴已乎且亦思夫子今
日所際何時身罹計典坐責逋金計莫錯矣顧第見吾平之人
日咨嗟嘆息作不平鳴而卒無一人爲之益錙銖以助完此逋
夫子即不言其以吾平之紳士父老爲何如人也昔史公謙守
河東以悞侯覽下廷尉獄前孝廉魏劭偕郡中人士賣郡邸釀

金錢以贖其罪劉祖榮守會稽有德惠于郡民方其去任時山陰父老人齋伯錢贈之每讀史傳輒嘆爾時人士懷德不忘如此豈古今人之果不相及而平之紳士父老顧不爲之益錙銖以助完此逋而徒咨嗟嘆息作不平鳴爲也此其情事平之人或不知夫子亦不忍出諸口而某代言之代言之者夫亦出于天理人情之公而非有所阿私于夫子而喋喋不已也抑又聞諺之說矣父之負子償之今夫子之于平猶父耳夫子之逋金猶父逋耳平之爲子民者不羣爲之償而誰償者耶惟紳士父老幸共念之勿徒咨嗟嘆息作不平鳴已也

清廩生旭升郭公誄

李圖南

沛濕之濱般鬲之澦有隱君子焉曰旭升郭先生蓋溫然有道
仁人也蕭散與白雲俱遠洒脫似流水無競昌黎氏云不爲翁
翁熟亦不爲崖岸嶄絕之行移斯言以狀先生先生眞無忤也
已先生學富等身于書無所不窺尤邃于性命精微之旨嘗題
朱般水先生周易致一云新詮太極圖說先後天卦圖諸解抉
奧探幽非具淵思渺識不能宣斯至論嗟乎朱公以不世才覃
十年之力作爲易注闡羲文姬孔秘蘊然出以問世世卒罕通
其義者獨先生深有躋乎其言則湛沈性道與般水朱公冥契
千古可知也而予小子亦頗狷識迹象析疑証是于二先生之
側即不敢謂二先生知己亦何敢謂非私淑二先生者歟願先

生德醇氣和油然春風之被物獎掖後進惟恐弗及而其爲教又皆本于肫塞懇到之衷姁姁切切肝腸立覩以故披其議論挹其風旨聽聽如沐時雨之化也逖邇之士無論知與弗知蔑不嘖嘖有道郭君云爾詩有之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先生菁莪樂育化被州閭一時知名士率出先生帷帳黌類之涖見有恂恂雅飭蔚然勝韻者不問而知爲先生弟子也先生之陶鑄人倫何如耶廬近媵士勃谿修揖讓之容巷有仁人寢攘思姓名之露先生洵與明道彥方匹其高致矣獨是皓首窮經青雲路隘淺夫或爲先生惜然窮達云者非仕隱之謂也仕而道絀孰謂非窮隱而志伸孰謂非達先生仁義積于躬忠信亮于世任

媼之行接于衡鄙孝弟之訓洽于方隅殫其力之所能爲挹注
無慚于彼我俯仰天人之間亦安往而不自適歟蕭蒿之薦張
鎬也曰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深山一病叟耳用否在人于
我何與吾聞獨行之士幽人所賞脫有元晏中散復傳高士畸
行如先生而不首膺褒頌予知非人情已先生以己未春杪騎
鯨告逝迨黃鐘司令將靈玉于牛眠執經北面之子三千有四
人相與引紼而歌虞殯屬余爲讌以哀之昔蘇源明嘗謂其徒
曰僕不幸生于衰季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今齒少先生三十餘
年願嘗辱先生妄年之雅又恒覲忠告之言今先生而往疇與
補吾闕者得不爲誄以據吾悲誄曰如是我聞易繫中孚格豚

魚輩等無滯礙矧與同類初無殊者人惟殫乎在己蓋誠誠能
動物允非虛語先生讀書棘養氣法氣淳體泰詞巽義隱如飲
醇醪久而自醉夫物與我性萬不齊云何能以一己盡物蓋善
誘者循循偲偲匡過弼違若劉子翼雖復罵人人無詈狺我觀
先生終身行事從未嘗見一急遽容我窺先生終身宅心從未
嘗見一憂恡色每一搦手躁卜都釋譬如朱揆見程伯淳三月
和風皐比立雪又如程子見周茂叔吟風弄月沂水舞雩輒俗
失刑導師之術引繩批根都無是處而彼受誨亦復有我成見
填胸鮮納善地非如齋澥滙喻衆櫛面諛背非尊沓諛訛遂令
道德文章事業性命之源悉成荆棘先生而在撫塗後學今旣

殂謝梁菱山頽宗炳高風向長雅志子孫蔚起無替繼述莊生
有言是猶薪也指薪雖盡火則傳矣萬燄同輝無有分別龍蛇
厄歲月犯少微張薦溘然任棠不弔懸厓撒手譚笑忽焉吾聳
先生歿時如是非有道者能如是歟里塾停碁春不相杵死而
見思是爲難已又聳先生聲氣淪洽朱公般水葛君存齋是三
君子雒社耆耆扉屨鹿裘白恰青藜相羊竹隴梅牕之下賦詩
命酒歌嘯不輟談禪賭奕疊疊有致今未三期先後淪喪是三
君子把臂九原呼盧浮白一如生時而初不覺云何是死其樂
陶陶寧有涯耶予生雖晚曾周旋于三君子側僉不鄙棄故爲
斯文以譎先生緣先生故輒念二君先生于予嘗誨好音藥石

砭痰耿耿弗諠臨文慟噫酸咽嗚悼復及于彼二君子者又以見予傾倒褻裒于三君子至斯極也

平昌八景詩畫跋

朱履慶

有國于大槐之宮者左據天下圖右享君公之奉曰雖南面王樂不與易矣其傍枝岐出則曰南柯郡亦歸然一都會也夫于稗海之內而有中國于中國而有鄒魯之鄉于鄒魯而有平昌一邑于平昌而有八景以數相準何異南柯之一遂一鄙哉然吾于蝸角中得雲將之所以遊者是亦或有一道也昔宗炳繪五嶽于壁以當臥遊每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遊亦壯矣余謂會斯意者雖繪平昌八景于冊亦無不可何也名山有待遊

無窮者無待吾得其遊無窮者即一籬一犬差足自娛奚以九里而南爲且余猶蝶也朝日飛乎樊圃夕暝棲乎花房遽然覺成然寐君與牧與其尙在莊周夢中與嘻周夢且未醒矣又奚論夫淳于之大槐

虛舟詩鈔敘

孔昭珩 邑進士

余自幼與虛舟君共研席其人天性和平躬行純粹制藝外兼喜爲詩每當花朝月夕輒相與拈韻聯吟以爲愉快工拙所不計也嗣是君之年益壯學益邃邑人士咸推爲詞壇名宿而文章憎命屢躓場屋竟以明經老其身惜矣因是益得專具力于詩凡意所欲言託諸咏吟古近諸體裒集成秩嘗自言作詩之

旨曰詩所以言情者也三百篇後作者不知幾千百家而世之學詩者獨取一代之詩若漢魏若六朝若唐宋謂所宗法者在是外此不足尚也又或取一人之詩若李杜若韓白若蘇黃謂所摹倣者在是下此弗敢知也是其抗志希古非不力追作者然不近于優孟衣冠乎吾之矻矻于是也不欲援古人之詩以繩吾詩亦不敢強吾之詩以附古人之詩凡以自言吾言而已余于是深韙其論以爲斯言也誠學詩者之圭臬矣歲在癸亥君捐館舍其猶子冠三以遺集屬爲校錄且乞一言爲敘余受而讀之除少作不存外詩凡數百首皆君所手錄者其中時事之險易遭際之亨屯朋友之離合以及一釣一遊之閱歷一花

一木之情形無不如脫于口而又妙愜于心蓋本其纏綿悱惻之發爲清新俊逸之詩殆不拘于古而實無愧于古之作者歟至其品誼之純正學識之淵深君所以不朽于斯世者不僅在詩而即詩亦足得其梗概矣

詩

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爲醉歌

杜詩箋云雲卿河南人舉進士第官校書郎後家平昌與子美友善

杜甫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高手不相見湖城城東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爲地主嬾回鞭轡成高宴劉侯歡我携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向酣戰照室

紅爐促曙光縈牕素月垂秋練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驅車復同軌可惜漏刻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鷄鳴淚如霰

汴河阻風

孟雲卿

清晨自梁宋挂席之楚荆出浦風漸惡傍灘舟欲橫大河噴東注羣動皆宵冥白霧魚龍氣黑雲牛馬形蒼茫迷所適危安懼暫寧信此天地內孰爲身命輕丈夫苟未達所向須存誠前路捨舟去東南仍曉晴

陳邑侯景琇去任遺詩

侯最賢可方古循吏以失上官誅求意填八法詩蓋去官時作

官衙古栢鬱蒼蒼幾處棲鴉噪夕陽一日彈章勾墨吏兩年撫

字愧循良可憐父老猶遮道還惜兒童尙裹糧淒絕不堪題短句方知誤我是文章

古瀆凝沙

邑南沙河古大河故瀆東流平原古瀆也水經云

朱履慶

爲憶神功問大河杖藜扶我下陵阿洪流已改塗山舊故蹟空餘鬲國多雨過斷隄明積翠風回沙阜蕩文波牧童不識滄桑變短笛聲聲送遠坡

鬲縣即夏有鬲國

陵縣顏魯公祠

孔昭珩 邑進士

唐代平原守高名日月垂兩河存砥柱千古賸荒祠近水看花寺摩雲畫像碑劫灰知幾許芳躅到今遺

往事談天寶烽烟廿四城
鴟張逢逆豎牛耳仗書生
國勢櫬槍接君恩涕淚橫
常山回首處昆季兩崢嶸

一啓魚陽豐中原半戰場
嬰城修守備問道達封章
逆焰摧安史忠心配許張
先機論曲突卓識獨堂堂

舉世憐耆德星輶滯蔡州
微軀甘一劍大義勵千秋
藍面人何妬丹心世莫儔
老臣遺像肅瞻拜意遲留

葛端肅公墓

前人

往哲芳蹤迥莫儔蒼涼墓道仰松楸
尙書宅第餘殘礎柱國勳名只廢邱
數到清風高一代披來奏草亦千秋
殘碑漫滅難成讀閒立斜陽聽牧謳

臨邑訪來禽館故蹟

前人

斯人不可作舊蹟重犁邱爲慕遺徽遠來尋古徑幽詩心森玉尺字畫搨銀鈎泐水園林杳苔荒斷碣留

基山

前人

素性愛登臨聞山心先喜每逢名勝區便思著屐齒吾邑曠無山基山名獨峙頗聞勢穹隆况復地伊邇而我獨未至負慚情何已今朝策蹇來寸心先仰止紆迴鉤盤涓映帶鬲津水登陟頻設想峯巒應秀美既至殊不然形僅培塿耳階級纔尋丈陂陀論咫尺敗刹踞其巔殘碑委棘枳村煙環其麓葦戶欹沼沚因歎名實違世事類如此未去意徘徊沈吟復自揣久之喟然

歎忽悟爲學理鉅本由細積高每自卑起茲山雖云小稱基良
有以譬如爲九仞一簣從此始拈毫擘片詞一洒山靈恥

縣隄

前人

稽古思夏后平成溯遺風八年勤楮櫟胼胝志匪躬厥考堙洪
水九載無成功遙遙幾千祀隄堰尙遺蹤吾邑古般鬲九河當
其衝自從黃流徙滄桑渺難窮徒駭與馬頰聚訟誰折衷茲隄
獨高峙砥柱水雲中緬懷圮族者獲譴同兜工徒聞顓頊子羽
淵化黃熊胡爲名不朽岡阜餘穹窿我來三歎息懷古意忡忡
惟禹承帝命昏墊排蛇龍峩峩西州鼎綿綿東樓封况斯生明
德享祀南郊崇克家子幹蠱舊蹟宜未蕪道州祠有庠此意將

母同

馬頰

前人

流沙弱水西窮荒無舟楫河源此中來
萬里趨溟渤夏后勤鑿疏冀堯壤地接
徒駭與鉤盤一一搜殘牒吾廬平原東
馬頰在眉睫所恨滄桑移訪古渺遺竭
徒餘萬斛沙乘潮風獵獵勢積堆岡阜
岸斷峙城牒起伏無定形龍蛇爭出沒
我來無蹊徑山水欣重疊路紆望屢迷
峯高屐頻躡幽窅少人蹤時疑仙靈窟
緣隄十里餘深入情逾愜意外逢村莊
苔徑緣一髮門前碧水流籬外桃花發
無懷葛天民情話兩欸浹便如武陵源
住此堪旬月

農家樂

前人

欲識農家樂聽余細細傳著意勤稼穡關心在陌阡出入各相
友起居各欣然春日原野雨後快耕田黃犢解人意馴馳不
用鞭既耕亦已種長歌三月天雞犬聲滿耳桑麻綠拂煙轉瞬
夏令至清和景最鮮薰風自南起邱中麥回旋勸農呼布穀倚
樹聽吟蟬行看苗漸發荷鋤憩隴邊向午時炎熱樹下聊小眠
日暮歸路晚當頭一月圓幾家祝樂歲各處祈豐年年豐百事
好婦子共安全果腹有黍稻探囊有金錢也願邀賓客也知祀
祖先會當時閒暇聚語意纏綿歡飲一杯酒笑談七月篇雖是
老農夫無異陸地仙說來愁頓解時時聳吟肩

糜鎮古塔

前人

吾鄉此鎮幾經年勝蹟古來一塔騫峭壁高時疑插漢危巔聳
處欲凌煙頻經歲月形長峙久歷風塵勢不遷廣覺寺前遊數
到慨然想見古豪賢

上有鄂公監造字跡

奎臺

前人

迤邐馬頰岸迴互般兩陬東望渤海近平原少林邱有臺獨挺
出拔地無朋儔古蹟蒐志乘嘉名錫奎婁尋勝理短策吟鞭拂
平疇花村景暎曖麥畦午風柔忽然開異境嵯峨落吟眸蔚藍
天光遠翠螺與沈浮漸近境逾佳林梢見岑樓地僻少人跡林
鳥語啁啾一髮緣蘚砌脚底盤松楸摳衣來上方吹袂風力適

豎儒守牖下志難快遠遊蓬壺與方丈可望不可求茲臺有宇
內有似水中漚我令振衣來登臨願差酬仰視紅日近俯瞰碧
水流便思御長風嘯傲凌滄洲

過臨邑王尚書故里感賦

前人

尚書名洽字涵仲明季任兵部尚書後因清兵圍都城
下獄論大辟瘦死

一木憑將大厦支正逢明祚欲傾時封疆獄起天心慘閣寺焰
張主柄移棋劫誰堪稱國手病深枉自怨庸醫荒邨賸有田廬
在悔不終藏沛水湄

尚書前已致仕家居後
因疆域事急奉旨起用

讀正氣歌

黑虛舟 邑歲貢

感懷文丞相屹然眞英傑共誰憂社稷一心抱孤節宋室危若
卵慷慨獨悲切敵塵猖獗甚背城惟一決那計天難回詎知戰
流血凌空氣似虹至剛心如鐵精忠本性生雖死不可折睢陽
羅雀鼠蘇卿嚼麩雪二人懷堅操猶未如此烈我讀正氣歌時
歎行卓絕日月堪爭光耿耿永不滅

教子有感

李同楠 邑歲貢

一自爲人父便知罔極恩天地比高厚滄海擬淵深劬勞思少
慰竭力惜分陰人子當此日一刻抵千金愧我真不肖未能答
恩勤子職多曠廢忽忽至于今憶侍膝下時歡承笑語溫顧我
常倦倦誨我每諄諄愛我誠我憐怒我亦我親而今天不弔俾

作無告人歸來到堂前無地可置身亦曰有妻孥比較判泥雲
嗟哉將安往悲淚徒泫泫有闕恨莫補有恨復誰論悠悠者蒼
天呼天願天聞安得重結再生緣一伸區區寸草心

示及門

前人

今我來此地豈惟生等幸我亦樂有朋彼此好參証嘗思吾輩
人識見宜先定有識乃有守守要堅且勁歧途休自惑趨向必
端正何以正吾趨有賢復有聖往行與前言時取以自鏡如是
以用心庶不失本性有生既無虧功名乃餘剩吾生耻夤緣切
莫事奔競凡彼身外物一聽天所命生等皆上達吾方無所病
師生原關切疊恥緣瓶罄莫謂老生談不必奉其命言盡意無

窮所望敬而聽

贈爲人子者

前人

孺慕天良人孰無勸君竭力葆生初娛親何必定芻豢養志無妨奉野蔬寢膳惟宜勤問視光陰正合愛居諸誰言老去情多諄但得佳兒意自舒

贈爲人弟者

前人

鵲鶴題彼有深情庸敬由來定在兄每到席筵宜遜坐若偕出入必隨行牀連風雨姜家被花發階除田氏荆吹起堦篋眞樂事豈惟梨栗不須爭

贈爲人友者

前人

憑誰入道啓聰明朝夕觀摩賴友生藹若春風歸善道淡如秋水重心盟是非得失勤規勸忠孝廉節好輔成直諒多聞皆有益詩歌伐木許同賡

勸孝

前人

不辭艱苦矢恩勤原自孩提直到今試看高堂憐子意歷來何處不關心

宜報無如鞠育恩好留誠孝與兒孫請君試看檐前溜點點不離舊滴痕

溪璜語錄

葛周玉

邑人拔貢副榜

葛端肅公歸田後猶躬理農事所以教也故符卿大史兩公皆

通稼穡仕宦家動鄙莊農所謂不知務

不知農事者爲官必害民爲士庶必敗家

李二曲四書及身錄云伊尹耕莘野孔明耕南陽此未仕而稼圃者也海剛峰令淳安耕田藝蔬此已仕而稼圃者也御史陳茂烈告歸養親身自治畦此致仕而稼圃者也并風高千古稼圃何害在遲固不可徒稼徒圃在吾人則不可不稼不圃肯稼肯圃斯安分全節無求于人慎勿借口夫子斥遲之言自誤生平讀書子弟當奉爲圭臬

于文定公筆塵稱端肅公爲德望其請望字曰何謂望位有與之齊而其勢獨尊功有與之并而其名獨著求其故則不可得

而指所謂望也王文簡池北偶談云葛端肅公功名氣節一代仰之如山斗歿後每生忌日禱祀塚祠下輒千百人予謂所以然之故在內不在外

先人顯者皆性體剛方具巖巖氣象進而在位只進職分不計禍福退而居家第循禮法不恃勢力未嘗違道干譽而官聲鄉評無不得也

選輒從諧俗起諧俗從沽名起沽名者必謬爲敬恭謬爲敬恭必深自貶損總謂之失其本心

學是學行非徒知也不然孔子何必以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道學性學理學名雖異而寔同蓋道者率性之謂性即理也若

人人識得學字三者名目可以不立

朱子註論語首章學字曰效先覺之所爲以明善復初分明是教人盡性未嘗稍涉龐雜無如學者下手便揭過此義都說學是要科舉會試

孟子謂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不料後來又棄其天爵以要人爵

人爵雖足顯揚然必以天爵爲本不然貴如操檣至矣辱親實甚焉

洪範五福無貴字可知人爵不足重矣

五福以攸好德爲主事之在人者也

吾本生父恒訓予曰無再起之家有可立之德務其實以俟其華可也

越顯達越收斂庶幾多延些日子稍張氣燄便頃刻消亡可不懼哉

收斂非徒從皮面上講必要凡事樂于吃虧才算收斂到底敦厚之氣長浮薄之氣短

門第是賢子孫鞭策是不賢子孫面具

能說先人德業罔不興好說先人官階最無恥

吾族無充胥役者足徵淳樸間或爭訟未免壽張天下何虧不可吃理直尙不宜訟况理曲乎

訟卦無一吉爻所以終凶之理至愚者亦能知之蓋訟爭輸贏到歸結時耗財無算往往破產輸者固輸即贏者亦輸矣可不戒哉

糾合鬪毆忘身以累人者也箕斂助訟藉端以肥己者也二者斷不可從世俗反以不從爲不義愚昧極矣遇此等事能解解之不能解須善避之

強梁相侮亦似難忍然須能忍方好或曰愈忍愈侮奈何曰不然呂近溪小兒語云自家認了不是人再不好說你自家倒在地下人再不好跌你豈誑語乎只要善忍

志大者能忍韓信甘心胯下是也量洪者能忍婁師德唾面自

乾是也凡不能忍者絕無可觀

家之興也與國同有主之者必有輔之者方能立基成業

天之所興必生才德子弟以佐家長無煩約束自循理向上天之所廢必生不才子弟以撓之雖家長矩步方行位置咸當亦不能感孚迄于敗壞而後已此運也

運之所到雖天亦不能爲主觀四時環轉便分曉矣不然周易三百八十四爻吉凶消長又何足信

立命之說只是自己盡道焉能使子弟人人從之至相感而化則其教行矣雖曰人事豈非天哉仍謂之數可也

禍福莫不有根永言配命自然獲福自作孽終必得禍此理數

合一處

盛極必衰衰極必盛理如是數亦如是但盛當保之衰當救之若舍人事而聽氣數斷然不可

人事要純從義理上做若用私智小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自古有天下者靈長莫過成周且由盛而衰由衰而亡士庶之家何能長盛但須培植些好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以理言若夫成功則天也以數言理必自盡數不能自必

端肅公五十二歲爲南京大宗伯嚴嵩借京察斥以年老歸田似仕途蹭蹬豈知治家模範及符卿太史兩公學業俱成就于家居十年中何失非得智者自不欲以此易彼也

孔子曰富貴在天可知祿位得失當純任氣數不可稍涉幹旋
彼營營者皆枉費心力

文肅公學行埒端肅公所差者壽與位耳然爲政于家凡光前
裕後之謀治家保家之法燦然備具累世行之不能罄邢太僕
序符卿公集古書有云義夙出于賢尊暉生綈表蓋寔錄云

端肅公自南都歸田惟教授生徒不問外事家政則付文肅公
爲之今觀家法一卷門內肅若朝廷有條不紊若以施之于國
何事不治

著作

葛端肅公全集 刻于太宰汝泉趙公巡撫山東時福山郭康

介公宗臯爲序計十八卷再則臨邑邢太僕公侗手序梓于懷慶者爲十卷當是選本現邢刻尙存後板缺七十餘頁乾隆五十六年邑侯鍾公大受補刻增入明史端肅公本傳爲小記于後今板仍不全

葛中翰公川上草堂詩 刻本已不多見抄本尙有存者內多名流過從之作不獨中翰公詩德州宋憲使弼選山左明詩抄益都李茝畹先生刻之內有中翰公作知當年刻本流布猶有存者

葛太史公集 五卷康熙元年梓板今不全

葛欽簡公綱鑑策題彙纂 四卷康熙二年梓板今不全

葛符卿公尺牘序說 事理簡潔肅括非容易可到王明野侍御稱之曰直是史筆

葛符卿公年譜 一卷名葛氏家乘葛憲使公所撰也板雖存亦不全

葛憲使公篤惠堂稿 六卷未梓行久散失矣公元孫迴復爲搜輯葛周玉先生更得公文數篇增入并讐校作序釐爲四卷題移葛憲使公集以淄川高少司寇珩所作公誌銘附後已梓葛欽簡公讀書錄一卷 種花主人稿一卷皆梓行

葛述謙先生思齋閒話一卷 思齋遺稿一卷皆梓行

郭重熙春秋國事便覽分天地人三卷姓氏原來二卷均未梓

行

弭惠溥中西年表又歷代大事年表均未梓

葛周玉喪儀紀略

考葛文肅公考定喪禮吾邑遵行已久至清乾隆間成服至虞祭用祝者不錯其他已多出入周玉先生于乾隆癸卯年釐正爲二卷尙有存者

明山賓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 禮儀二十卷 孝經喪服

儀十五卷

明克讓文集二十卷 孝經義疏 古今代記 續名僧記各若干卷行於世

孟詵食料本草

朱長泰周易致一六卷 帝王年編四卷 主敬齋稿一卷

步天歌一卷 修真節要一卷 奇方集義一卷均藏於家

葛引生家禮摘要 東山餘墨 東山論草各若干卷

葛昕校刻孝經 郎中疏草 集玉山房各若干卷行世

葛如麟帝王歌 祀典管見 丁丑吟 小兒語 拙宦自狀

各若干卷藏於家

劉允德默齋雜俎二卷藏於家

朱時晦春秋集說四卷藏於家

宋國祚西郊老農閒咏二卷藏於家

郭晉光玉韞齋集

郭雲馭聞見書鈔四卷 眉士餘筆二卷藏於家

李圖南息園稿

朱履慶德平文獻彙略

李根方村筆談

朱傳德平縣文獻彙略續編

張朴經史摘要

孫應騏慎終編 文廟通祀考

葛周玉般上舊聞四卷 般上草堂六卷

張學文格致錄 遜齋集 三鱣堂稿未梓

鄭雲鵬秋農遺稿

閻翥鵬玉暉堂制藝

綠雨山房試帖各一卷

孔昭珩杞園集十四卷

李時敏遜志齋詩鈔

劉長盛本邑節孝錄

孫希适四書典核類聯

古體雜咏

李同楠蘭坡詩鈔二卷

李法中讀書笱記

指南吟稿待梓

郭長清紀遊詩草

脈訣新要

張安禔認識論一卷由中華書局代發行

李敬修望雲吟稿詩鈔

李樹芳般陽覺公詩文集

孫清峰振聾集

劉脊儀緋雪編 菊窻吟稿

黑虛舟詩鈔

圖冊

葛端肅公行歷圖冊子 序爲王鳳洲作今在楊家

壽母圖冊子 葛鴻臚公爲寶太孺人作也太孺人便服正坐

撫一稚子鴻臚公侍立右側係七分像工中帶寫筆墨絕高在

林家寨

賜食圖 葛符卿公紀恩作也公爲部郎時以山陵故由都水特改屯司俾領大工數年內拜白金文綺之賜十五次賜三品服及垂成神宗閱工特遣內侍賜食于邸第故繪此圖李文節公廷機馮文敏公琦爲之記今不知存何處

葛太史公羅襪圖持節圖 今在商河縣長莊蓋乾隆初年爲葛位西持去二圖均用三尺餘寬畫絹繪殿庭儀衛在雲氣縹緲中足稱妙品

葛太史公郊餞圖卷子 繪公及門人許司徒維新等二十二
人眞容今不存

葛欽簡公烹茶洗硯圖 有秋景夏景者公服亮紗坐松樹下

葛景炎僑寓霑化時同端肅公閒居圖携去景炎歿二圖落吳

都諫

名湘字衡湘乾隆丁丑進士

家乾隆三十年都諫季弟紫瀾携來濟南

付葛周玉先生持歸

葛雨亭先生小照

道裝坐虎皮鬚張如戟目眇盡裂想見當年胸次圖存四里塘

年胸次圖存四里塘

石搨

集古書法墨搨六卷集帖以鐫葛端肅公贈諡葬祭諸制文及碑表誌傳誄章輓歌也經始于萬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年九月工竣序爲臨邑邢太僕公侗撰并書

四代表傳墨搨皆細楷成于萬曆二十三年九月并葛太母傳

一篇均邢太僕撰并書

葛周玉先生曰吾家石刻又有端肅公名臣紀乃集趙文敏帖葛太母傳集褚河南書傳即邢太僕所作者紀爲秀水項少叅德楨續鄭端簡公吾學編紀端肅公德政者也二石刻俱械端肅公塋享堂壁間後堂毀石亦不知流落何所搨本尙有存者

德平縣續志正誤表

卷數	頁數	行數	字數	誤	正
疏	二	二	四	茶	茶
疏	二	四	十二	子	于
疏	二	十四	十一	茶	茶
疏	四	七	五	果	葛
序	五	五	十六	異	冀
序	五	十七	十六	鳳	風

